

# 小德张

中国最后一个大太监

慈禧为什么要认他做干儿子  
光緒为什么独独宠爱珍妃  
隆裕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做他的情人



上卷

长篇历史小说

邹祖尧◎著

他是一粒多情的种子

又是一个性变态者

中国  
社会出版社

# 小 德 张

邹祖尧 著

(下)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德张/邹祖尧著.-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0.1

ISBN 7-80146-314-5

I.小… II.邹… III.张-生平事迹 IV.K82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73631号

---

## 小 德 张

邹祖尧 著

责任编辑:李威海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 邮政编码100032

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

\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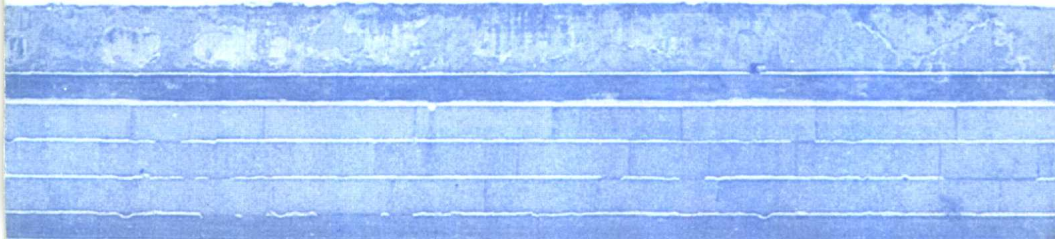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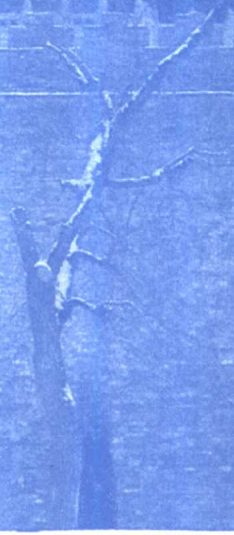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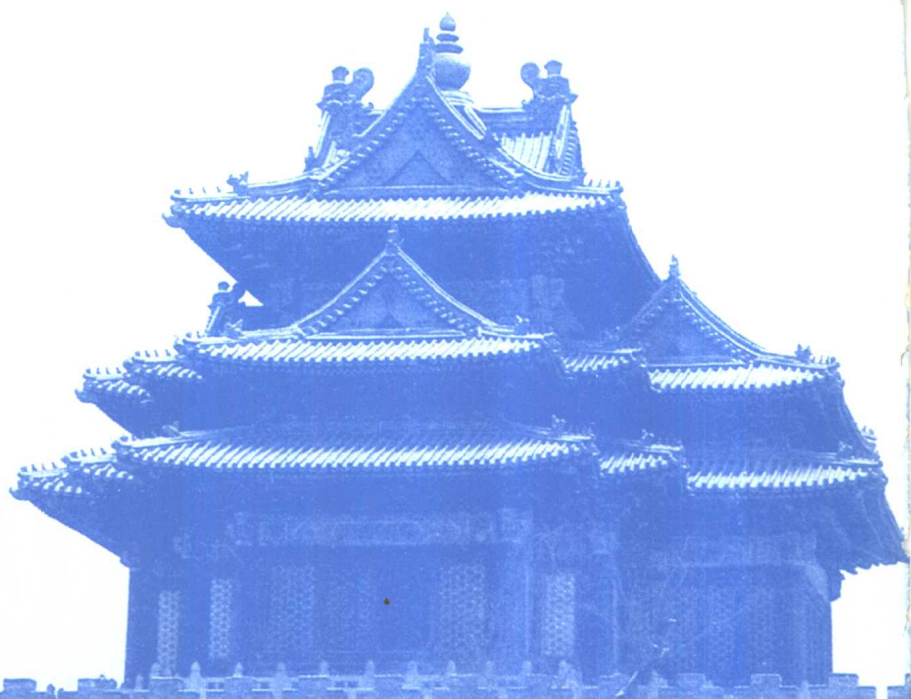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27 字数:650千字

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10001—15000 定价:43.80元 (全二册)

ISBN 7-80146-314-5/Z · 119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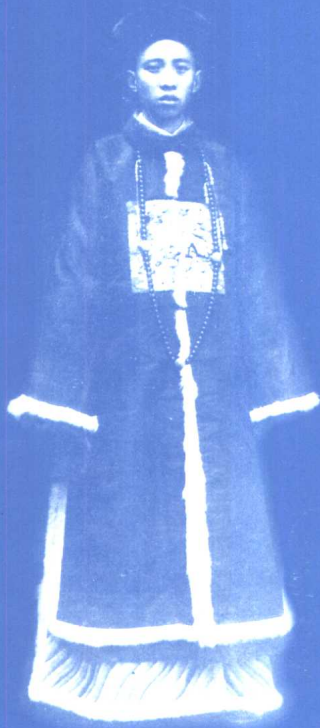


慈禧为什么要认他做干儿子  
光绪为什么独独宠爱珍妃  
隆裕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做他的情人

长篇历史小说

邹祖尧◎著

# 小德张



中国最后一个大太监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小德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同时也是一个传奇色彩非常浓厚的人。

他是一个英雄，也是一个魔鬼。他本是一个渔民的儿子，一气之下，割掉自己男人的象征，入宫做了太监，并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一步步地爬上了太监社会的最高峰，圆了他“升官发财”的梦。在他九死一生的经历中，有许多人给了他耻辱，也有许多人给了他爱怜，可最终，当他手握生杀予夺的大权时，那些爱过他或者恨过他的人，一个个地死在了他的手中。

他是一粒多情的种子，又是一个性变态者。幼年时，他即与异性耳鬓厮磨；替人帮佣，又与女主人关系暧昧；入宫伊始，再次卷入一个宫女的情感漩涡；升迁之后，与自己师傅的三姨太暗送秋波；并与一亲王的女儿，演绎出一段火辣辣的爱情故事；连隆裕皇太后，也成了他床上的朋友。凡是 he 看中的女人，他就一定要设

法占有，并毫无廉耻地任意玩弄，最终，因为一个西洋女人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。

读完此书，你会释去心中许多疑虑：慈禧为什么要认他做干儿子？光绪为什么独独宠爱珍妃？光绪究竟是如何死去的？隆裕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做他的情人？宣统皇帝为什么“主动”地“退位”？

从小德张的身上可以看到历史的影子。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：相依为命……………（1）

虽然还有些距离，但小春喜一眼就认出了，浮在河面上的，正是自己的父亲。他撕心裂肺地惨叫一声：“爹……你不能死啊……”

自那以后，虽然他们单独相处时，仍然免不了搂搂抱抱、打打闹闹地，但像观音寺那般的狂热和放肆，他们却从没有再次尝试。

## 第二章：忍气吞声……………（57）

他坐了下来，从腰间抽出镰刀，又褪了裤子，露出整个下身，然后，右手紧握刀把，左手拉住男人的“命根子”，将镰刀寒光闪闪的刃口，搁在“命根子”的一边，双眼一闭，口中叫了声：“观音菩萨，我张春喜求您老人家保佑了……”右手一带，那条“命根子”便离他而去了。

小春喜似乎也很想听裕太太的叫声，可他听不到了。痛、饿、渴、冷，加在一起，小春喜不由自主地晕了过去。



### 第三章：苟延残喘 …………… (115)

张兰德的眼泪掉下来了，有几滴正好掉在便盆里，激出一种别样的“叮咚”声。这是他第几次落泪了？李升发的“三”字刚刚出口，他就捧起便盆，将盆里的尿水和自己的泪水一同灌了下去。

女人最具诱惑力的地方是什么？当然是胸前的双乳。男人最喜欢看女人的什么地方？当然还是女人的双乳。所以，楚楚那一对硬梆梆、坚挺挺的奶子，就映入了张兰德的眼帘。

### 第四章：否极泰来 …………… (169)

她缓缓地站起身，开始解卸衣衫。冷不丁地，他急呼道：“寒梅姑娘，你不要……只要坐在床上就行了。”

慈禧笑道：“小德张，你这么卖力，我很欣赏。你对我如此忠心，我就要奖赏你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南府戏班的总提调了。”

### 第五章：初露锋芒 …………… (234)

她含笑指了指自己的胸。“小德张，我想叫你，再摸摸我的奶子……”他即刻大惊失色道：“三太太，这万万使不得……奴才不敢这么做……”

慈禧道：“小李子，你跟我想得还真是一样呢。我屋里正好缺一个八宝总管，从今天起，小德张就做我的八宝总管好了。”

### 第六章：处心积虑 …………… (297)

隆裕皇后的目光直直地毫无保留地射向了小德张的脸。这一射，便和小德张的目光碰撞上了。如果当时有人在场，是肯定会看到这俩人目光相撞的瞬间所迸出的耀眼的火花。

小德张一把抓过那把刀，用右手高举着，照准了自己左手的几根手指，大声地道：“老佛爷，奴才这里先废了左手，让老佛爷能够相信奴才的一片忠心……”

## 第七章：惊心动魄 …………… (353)

一直到第二年的春暮夏初，也即 1899 年的 5、6 月间，慈禧老佛爷仍然没有把光绪和珍妃放出来的意思。小德张暗暗思忖道：莫非，老佛爷要把皇上和珍妃囚禁一辈子？

李连英在一旁皮笑肉不笑地道：“皇后娘娘，小德张还没有死，他只是晕过去了，要不了多久，他就又会醒过来。”隆裕连忙扑在慈禧的身上道：“皇阿爸，既然小德张还没死，那就留下他一条命吧……”

## 第八章：因祸得福 …………… (421)

天亮了，小德张和隆裕相视一笑。一切未尽情义，似乎都包含在这一笑之中了。看看庙外，不仅雨停了，天也晴了起来。慈禧打了个哈欠道：“我们可以上路了。”

慈禧回京后不久，便将他擢升为御膳房掌案太监。这是太后宫中仅次于大总管和二总管的一个职位。不仅地位相当重要，还戴上了三品花翎，这一年，小德张刚

刚 24 岁。

## 第九章：性本风流 …………… (468)

因为小德张过于迷恋弘慕了，也就自觉不自觉地有些疏远了隆裕。近三个月的时间，小德张不仅没和隆裕做过什么风流事，甚至连和她见面，也非常地稀少。

也许爱情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你吸引她，她吸引你，彼此慢慢地靠近，等你和她紧紧地靠在一起了，近得不能再近的时候，爱情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熟了。

## 第十章：如愿以偿 …………… (515)

小德张也不发话，拔脚便朝瀛台里奔去。那个光绪皇上，身体蹶成一团，早已经断了气。看那情状，光绪在临死之前，是十分痛苦的。

第二天，隆裕皇太后便颁发了她继位之后的第一道懿旨：升小德张为太后宫大总管，赏二品顶戴花翎；升姚兰荣为太后宫二总管，赏三品顶戴花翎。这一年，小德张和姚兰荣一样，都是 33 岁。

## 第十一章：衣锦还乡 …………… (590)

眼看着，就要到吕官屯了。小德张传令道：“所有的人，一律站在甲板上。我小德张的家乡到了……”霎时，锣鼓齐鸣，枪声骤起，十条豪华大船，依次驶进了吕官屯。

王八石被勒死的时候，兰兰正温柔地躺在“吉祥”号的船舱里，享受着小德张的亲密爱抚。回吕官屯的几

个晚上，小德张一直是在“吉祥”号船舱里就寝的。

## 第十二章：为所欲为 …………… (643)

小德张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口道：“裕太太，这一天我足足等了十好几年，能这样轻易地放过他吗？不过，看在他一大把年纪的份上，我倒是可以留他一条性命。”

小德张即刻转身怒道：“他妈的李升发，竟然这样残忍。打！使劲地打！照死里打！”又掉过头来，温情脉脉地对她言道：“楚楚，到了我家里，我会待你非常好的……”

## 第十三章：唯我独尊 …………… (697)

隆裕哆哆嗦嗦地道：“小德张，我现在只想抽大烟，我什么事都不想谈……”小德张重重地道：“老佛爷，事情要是不谈好，我恐怕就没有什么大烟给你呢。”

那些太监不敢不从，一个个跪在了小德张的脚下，口中呼道：“大总管老爷万岁万岁万万岁……”小德张“哈哈”大笑道：“兄弟，做皇帝也不过如此嘛！”

## 第十四章：风雨飘摇 …………… (752)

隆裕惊愕道：“小德张，袁世凯这么做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小德张道：“我问过袁世凯，他对我说，他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要逼着宣统皇帝马上退位。”

在北京火车站，他和姚兰荣告别的场面是非常感人的。而就在他和姚兰荣相拥而泣的同时，那个隆裕皇太

后，也在她的寝宫里寂寞地闭上了双眼。小德张的泪水，莫非是为隆裕而流？

## 第十五章：梦幻泡影 …………… (795)

小德张咂舌称道：“这洋女人跟中国女人就是不一样，难怪有那么多的人要抢着跟她睡觉啦。”继而又骂道：“这狗日的姿士龟郎，竟然把玛丽小姐独占了去，还跑到这个地方来逍遥，真是气死我了。”

闭月唱罢歌谣，低眉问小德张道：“施主，可听懂贫僧所吟何意？”再看小德张，早已咽气多时。他的脸上，奇怪地挂着一缕笑意，似乎是在告诉闭月，这一次，他是真正听懂了。

# 第一章 相依为命

虽然还有些距离，但小春喜一眼就认出了，浮在河面上的，正是自己的父亲。他撕心裂肺地惨叫一声：“爹……你不能死啊……”

自那以后，虽然他们单独相处时，仍然免不了搂搂抱抱，打打闹闹地，但像观音寺那般的狂热和放肆，他们却从没有再次尝试。

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原，裸露着它坦坦荡荡的身躯，静悄悄地躺在大清朝的国土上。那条著名的南运河，就像一条蠕动着蛇，不安分地钻入大平原的体内，一直钻到直隶省静海县的境内，然后甩下一个大湾，继续向平原更深处钻去。

南运河甩下大湾的地方，蜃居着一个小村庄，唤作吕官屯。屯内有二三百户人家，最富的是王九斗，最穷的是张老大。

王九斗真的很富，吕官屯十分之九的田地归他所有，就连经过屯边的那段运河，也握在他的手心当中。而张老大也真的很穷，不仅没有一分田地，就是他赖以糊口的那几张网、那几架罾、也还是从王九斗那儿租来的。

富人当然过得是富生活，而穷人的穷日子也总得要过下去。张老大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守在运河的边上，期盼着能多捕点鱼，到附近的镇上鱼行里换些钱，再用这些钱买点粮食，好填饱自己

和妻儿的肚皮。可往往，他辛辛苦苦打得的一点鱼，连交王九斗的网租和河租都不够。故而，饥一顿饱一顿，以野菜充饥，用树皮果腹，对张老大及家人来说，已经是十分寻常的事了。

这一天，确切地说，是公元一千八百七十七年，即光绪三年春季里的一天，气温还比较低，运河的河面上，虽然平展展地没有一丝波纹，但看上去，却显然有一股非常寒冷的感觉。张老大蹲在河边临时搭起的一间茅棚旁，定定地瞪着河水发呆。从早晨到现在，都快中午了，他捞起了十来次罾，可只捕到了十几条乍把长的小鱼。看来，这么一个半天，也就算是白忙活了。他抬眼看了看天上悬挂着的明晃晃的太阳，不觉大口吞下去一团浓浓的唾沫。过去，他是很喜欢抽早烟的，可如今，日子越过越艰难，他只好无奈地将早烟袋吊在了屋梁上。“唉！”他叹了口气。什么时候，这种苦日子才能熬出个头来呢？

河面上一阵骚动。一队满载着粮食的船只打他的眼前缓缓地驶过。他盯着这只船队，一直将最后一艘船看得没了踪影，才回过神来。“唉！”他又叹了一口气。要是这船上的粮食，能有自己的一大包，那该有多好啊！

他活动活动了一下身子，站了起来。再起两罾，管他有没有鱼，也要回去吃点东西了。早上只喝了一碗像清水一般的米汤，撑了这么半天，腹内也实在饿得紧。他勒了勒裤带，打起精神，来到了河边。第一罾，起了几条筷子长的鱼，虽然仍嫌少了点，但比起整个上午来，却也算不错的了。他喘了口气，又向第二张罾走去。这罾是用木棍作支架的一种比较大的网，将罾起起来，还是很耗力气的。他把支架上的一根木棍抵在腰际，双手使足力，“哦”地一声，第二张罾就慢慢地出离了水面。他睁大眼睛朝罾里这么一看，顿时兴奋起来。罾网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河水，但罾内早已是鱼头攒动，“哗”然作响。凭他的经验，这罾

里的鱼至少有二十多条，且多半还都是大家伙。待起得罾来，果然，网底里都是大块头的鱼，正鲜活地乱蹦乱跳着。在他的记忆中，只有他和唐氏结婚的那天，一罾曾起过这么多的鱼。他当时和唐氏开玩笑道：“看来，我们今后要过上好日子了。”谁知，日子不但没有过好，反而越过越艰辛。当然，不管怎样，一个捕鱼的人一罾捞到了这么多的鱼，心里头无论如何也是异常高兴的。他一边往大竹篓里拾着鱼，一边想，妻子就要生产了，应该拣两条鲫鱼回家，熬点汤，给她补补身子。正想着呢，就听有人叫道：“爹，娘生了……”

他只顾着拾鱼了，虽听到有人叫喊，但却没听清到底喊的什么，抬头一看，见自己八岁的儿子月峰连走带跑地奔了过来。他笑着道：“峰儿，爹这就回去吃饭，你大老远地跑来干什么？”张月峰的小嘴呼哧呼哧地直喘气，喘了半天才道：“爹，不是这个，是娘生了……”张老大这回听清了，连忙问道：“你娘生了个儿子还是丫头？”张月峰回道：“我不知道。他们都不让我进去看。听他们说娘生了，我就跑来告诉你了。”张老大不敢怠慢，不管怎么说，生了孩子终归是一件大事。他伸手从篓子里抓了两条大鲫鱼，抬脚就要回去，可转念一想，他又将两条大鲫鱼放回篓内，拣了两条较小点的鲫鱼带在了身边。在镇上的鱼行里，大鲫鱼的价钱比小鲫鱼的价钱可要高出许多呢。

张老大领着儿子，一溜小跑地回到了庄子里。那两间孤零零的茅屋，便是他张老大的家。此时，茅屋的外面，拥挤着许多人，那显然是过来帮忙或看热闹的邻里们。一位中年汉子迎上来道：“张老大，恭喜了，又添了一个小子。”张老大苦笑道：“有什么喜不喜的，多添了一张吃饭的嘴罢了。”张老大话虽这么说，但心里也还是很高兴的。生了一个儿子，总比生个闺女强。他就像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，总是把自己不能实现的愿望加在了儿



子们的身上。虽然自己的生活现在很苦，但儿子们的生活一定会很幸福的。

张老大拎着两条小鲫鱼急急地走进了里屋。妻子唐氏正抱着新生的儿子躺在床上。见着张老大进来，她急忙掀开被子，将还没有名字的儿子的小鸡鸡露出来，冲着丈夫笑道：“他爹，又是个儿子呢。”张老大陪笑道：“我知道了。这不，我带了两条鱼回来给你熬汤呢。”唐氏缓缓地摇了摇头道：“他爹，这鱼还是卖了吧……我吃不吃鱼，也没什么要紧……”张老大忙道：“不要紧的，今天我捕了很多鱼，也不在乎这两条。”他真想开个玩笑，说这个新生儿子给他带来了好运，但忆起往事，他也就闭了口。唐氏和许许多多妇女一样，大事小事都听丈夫的，丈夫这么说了，她也就不再坚持，只细心地把小儿子盖好，轻轻地道：“他爹，这个小子，还是你给起个名吧。”

唐氏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，是在庄子附近的一个小山上。那还是个晚上。家里面没烧的了，她就腆着个大肚子，同庄上的许多人一道，到不远处的一个小山上去拣柴禾，拣着拣着，肚子就疼了。张老大闻讯赶往山上后，唐氏已将孩子生了下来。当时，唐氏也是说：“他爹，这个小子，还是你给起个名吧。”张老大几乎不识一个字，平素也很少讲话，但他的脑袋瓜子应该说还是挺机灵的。这种机灵，后来就传给了他的二儿子，并在他的二儿子的身上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。当时，张老大也没有多想，看看山峰，又看了一眼天上的月亮，然后低低地道：“咱穷人家，名字有什么讲究的？这小子生在山上，又有月亮，就叫他张月山吧。”后来，这“张月山”的名字被庄内的一个私塾先生知道了，这私塾先生特地找到了张老大，对他道：“月山一名虽然不错，但山总不到峰来得突出，依老朽之见，贵公子不妨唤作月峰一名更合适。”张老大只是笑笑，也就同意了私塾先生的意见。